

我害怕屋瓦 / 一天將盡的時候、後記

曹馭博

一天將盡的時候

— “Как-нибудь проживешь и без них.” by Anna Akhmatova *

司機放下手中的長柄
電子版上的文字
翻動，消逝

車體向上浮動，天空
繞著一隻飛翔的手

你在下車前哭了幾次
說我像詩一樣活著

我說抱一下吧
一天將盡的時候
不管怎麼樣
——活下去

黑夜裡，我們
跑離天空的視野

直到下次
車體再度發動
我會將另一隻手
還給天空

我說抱一下吧
在一天將盡的時候
沒有詩，我也可以生活下去

※ ※ ※

* 引文出自《阿赫瑪托娃詩全集》，晴朗李寒譯，中譯為「你直接索要我的詩歌／沒有他，你也可以生活下去」。

後記：當恐懼節制成冰塊

二〇一六年的九月我進了創作所，在奇萊山的庇蔭下我選擇用兩年的時間精進我的詩藝。當時的我決定，倘若有寫出一點東西，那就繼續寫下去；如果沒有，那就直接休學。

在第一個學期準備結束時，我發現我的情緒像一顆棄彈——它在膨脹，直到佔據了我的理性。寫作的焦慮、生存的苦惱、家庭的壓力，這些東西是這顆棄彈的成分，我找不到方式消散它們，幸好它們也尚未找到方式消散我。東華的校園很大，花蓮的山與海也很大，但我的精神始終蜷縮在壁癌與污垢之間，久久不能舒張。

在某個焦慮的夜晚，我發現我的皮夾一毛錢也沒有，戶頭裡的金額也不夠我領出。在精神最低迷的狀態下我寫下了〈我害怕屋瓦〉一詩，奇妙的是，此後我好像脫胎換骨，一切的詩作都好像是從這首詩延展出去似的，最後形成了這本詩集。

文學有用嗎？我認為是有用的。繪本《田鼠阿佛》中，當所有田鼠都在蒐集過冬的食物時，只有阿佛這隻田鼠天天觀察太陽、野草與萬物的顏色。當冬天來臨，躲在石縫裡的田鼠們逐漸憂鬱，失去了活力。此時阿佛跳了出來，為他們朗誦顏色的詩、石頭的詩、春天的詩。大夥兒重新燃起生存的鬥志。

在一個精神匱乏的年代，需要春天的詩，需要阿佛。

我嚮往「國民詩人」，一種不被劃分為大眾或學院的詩人。國民詩人並不是追求流行或引領風潮的人——他是發現時代恐懼的人，在自己的詩歌裡頭妥善使用技術，並且隱藏技術，使其抒情與比喻都能讓讀者感到共感、慰藉、快樂，最後得到救贖。

國民詩人與阿佛一樣，它們了解恐懼的意義；恐懼週而復始如同時令，但依舊要為讀者寫下春天。我追尋的詩歌是瞬間以及其持續，是凝鍊與節制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將不斷變化的內心感受，藉由詩歌變成一個整體，我想讓讀者在凝鍊與節制中感受更大的自由；天使在緊縛中最美，詩在蜷縮中最真誠。

2018年6月19日花蓮

——節選自 曹馭博《我害怕屋瓦》，台北：啟明，2018年8月。頁88-89，138-141。